



在校园里竖起知识共享和技术创新的标杆

邯郸校区的兴业光学楼三楼有一个科技的秘密花园，踏入这间实验室，便可见到各式的电路制作和调试仪器，同学们手持电烙铁，焊接调试正在制作的DIY作品。这里便是电子创客社团的工作室，一个由学生自主运营的电子科技制作实验室。

电子创客社团成立于2015年，2020年迁至邯郸校区，至今社团成员已达五百余人。社团不限专业，任何对电子技术抱有热情的学生都可以加入。

社团的核心使命是通过智能硬件DIY制作和技术科普活动，建立一个面向全校的科创实践与工科竞赛分享平台。在这里，无论成员的技术基础如何，都有机会通过参与实践活动和科创竞赛，提升自己的实践技能并实现自我超越。

社团每个学期组织一系列从零基础开始的科普实践活动。还积极宣传和组织参与各类工科创新竞赛，如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光电设计竞赛、工程实践与创新电力大赛、中美

青年创客大赛等，通过赛前经验分享、备赛培训等诸多方式为同学们提供支持。近几年社团成员参与各项竞赛斩获众多奖项。

在日复一日的实验室生活中，社团的运作模式显现了其独特性。40余名核心成员承担社团的日常运营工作，每一届核心成员都通过自主报名和面试筛选才能加入核心层。每一次活动的筹备都能看到核心成员们忙碌的身影。备战各项竞赛，核心成员们从分析往年比赛的题目，到设计训练计划，再到指导制作竞赛作品，每一步都精心策划。在准备阶段，大家经常会在工作室里呆到深夜，只为了测试一个传感器的数据响应或调试代码中的一个小错误。

这种自主运营和管理的模式提升了社团的整体能力，让每位成员都有责任与成就感。他们为社团的建设和技术普及付出的努力，逐渐在校园中树立起了一个知识共享和技术创新的标杆。

文/于沛雯 黎林



■ 社团成员们近年获得多项竞赛奖项

军地青年共启“论书之旅”

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遇上第29个“世界读书日”，学校联合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再次组织“领航杯”军地青年读书交流会，学子与舰艇水兵围绕“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主题，开启“论书之旅”。

分享者们畅谈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展现新时代青年对实现强国强军梦的无比期待。材料

科学系2022级博士研究生张瑜谈《前沿新材料概论》阅读思考。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2023级博士生武婧一推荐《人工智能，一种现代方法》。海军广西舰舰员孙嘉瑞感悟《三体》呈现的中国独有的科幻观。海军安徽舰某部门副部门长任程雨介绍了《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哲学学院邵召利教授进行点评。来源：研工部

校排球队获市大学生比赛一金一铜

我校排球队参加2024年上海市大学生排球联赛，男队获得冠军、女队获得季军。

本次赛事由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上海市体育局主办，上海市大学生体育协会、上海市校园排球联盟承办，我校协办，于4月13-4月21日在江湾校区进行。来源：体教部

蝉联市乒乓球锦赛女团女单冠军

校女子乒乓球队在4月19日至21日的上海市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中蝉联团体冠军。女队由沈楠、黄可涵、丁一、李欣阳、张琳、冯歆然六位队员组成。

在个人项目上，沈楠卫冕女单冠军，叶子莹获得铜牌。钟宇航与李欣阳获得混合双打铜牌。庄集和周天瑞男子获得男子双打第五名。文/冯歆然

图片新闻·“大家沙龙”正式开张



“大家沙龙”正式开张啦。同学们可以在这里聆听前沿讲座、了解科创比赛、结识新的朋友……

来源：校团委

复旦人习惯在地铁上读书

在读书日前夕，《复旦人周报》发出问卷，其中有“你是否在地铁上阅读”一题。在回收的119份中，有103位复旦人认为自己会在地铁上读书，其中93位会将玩社媒、打游戏等大众意义上的“刷手机”活动与读书交替进行。另有10位认为地铁读书是一件“只要上了地铁就会做”的事情。

调查显示，地铁读书对复旦人不是件陌生的事情。

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玻璃车门边，稳步运行的电扶梯上，甚至是排队刷卡的闸机前，低头刷手机的身影屡见不鲜。但在数字洪流主宰、碎片信息泛滥的世界里，不少复旦人仍然喜欢在地铁上读书。

抛却从应试教育承袭的“争分夺秒温习知识”的惯性与余波，能将读书视为随手的习惯，必有情感的稳定支撑与热爱的双向奔赴。

对2022级俄语专业的冬瓜而言，地铁阅读是一种快乐。有一天，她刚在地铁上读完《三体》，书中三体人向地球人发出警告：“你们都是虫子！”走出车厢，俯瞰换乘的电扶梯，密密麻麻的人后背朝天、低着头，仿佛许多条虫子。此情此景，“虫子警告”应验了那句“艺术来源于生活”。

《奇葩说》辩手詹青云曾在吵闹的美国地铁里阅读庄子，那一刻得到巨大的平静。每位地铁读书人一定都有从文字中收获情感价值从而体味“当下值得”的经历。那些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文字会在某一刻带来独特的感受，在我们的小世界里带来不散的回声。

校园隔离了“阅读羞耻症”

对惯于阅读的人而言，地铁阅读是松弛而自然的选择——

读什么书，怎么读书，读多久，只要我开心就行。然而，这并非大多数人的心理。

有些人判定地铁读书人都沉浸在假装阅读的独角戏里。有人因畏惧他人眼光而不好意思在公共场合读书，从而得了“阅读羞耻症”。

“阅读羞耻症”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心理。在问卷中，谈及它的形成原因，大多数复旦人认为这种心理主要来源于“担心自己读书这一行为会招致别人‘装’‘做作’的指指点点”——一种上升至人身的整体性负面攻击，而非只是对书籍优劣的评价或行为实现可能性的不相信。

2021级国政的容意认为身边人的影响很大：“如果和没有读书习惯的人一起出去，即使想读书也不会拿出来，怕对方觉得我装。”

2022级法学的企鹅也认同从众心理的影响。因为不想招致别人的目光和评价，她很少在地铁里读书。2023级哲学的湛晟则坦白会在地铁扫视周围，如果大家都在刷手机，那么只有自己读书会就有些尴尬，更不必说在地铁里拿起哲学书，恐怕更容易招来他人的目光。

综上不难发现，“阅读羞耻症”更多来源于一种“周围人都没读，我也不好意思”的从众心理。在这种心态下，很难将阅读视为独属于自己的任务，而是混入对他人目光的恐惧。

幸运的是，超过半数接受调查的复旦人都不认为自己在地铁上有“阅读羞耻症”。虽然校园浓郁的学术气息凝聚为一座象牙塔，包容大家自由阅读、畅所欲言，但终有一天，学子们与复旦告别，行走于社会形形色色的目光中。到那时，对于今日还什么都不在意的复旦人，地铁阅读会不会沦为一种设限的活动？

始于一页，抵达世界

每当翻开书，我们发现坐不

住、读不进去、没法快速收获情感体验，于是又把书放下——是周围太吵了吗？书写得不好吗？我怎么读得这么慢呢？我为什么又想玩手机？2023级历史的陈鹤铭、2023级社科的朱乐瑜和刘敬阳都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有人从向内的审判里进化出向外质疑的目光，不相信有人能在嘈杂的地铁上读书。要环境安静、要心情愉悦、要坐下来、要手边放杯茶水或咖啡……没有这些，便不可能读书；要读世界名著，要每个字都读得进去，要能概括出上一章的主旨，要专心致志不想其他……没有这些，便不算读书。无论是何种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把阅读束上枷锁、推上遥不可及的神坛。

今天开心，那么多读一点；遇见不喜欢的书，翻阅几页便搁置也没有关系；兴之所起，写下大段书评等待志同道合之人，实在不行“孤芳自赏”也可以；不知如何起名，那不如就叫无题，还可以假装是现代李商隐。阅读不该是刻意为之的新型KPI，也不只是增长学识、润色文笔的工具性手段。在书中，你不必做拥有成功人生的主角，也不必假装是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你可以忘记没完成的作业和工作，做个慵懒的读者；你可以跟随文字乘坐情绪的过山车，自由地欢笑与哭泣。人生的各个时刻都可以阅读——因为它从不在乎你是否完美，它只是等待你的停泊。

世界读书日，这一年一度的节日并不试图为精神压力巨大的现代人再塑造一座遥不可及的远方之岛，也不旨在提醒本就迷茫于自我价值的人一条容易被遗忘的审判标准，它只是提醒我们还有这样一个能够丰富生活、切换注意力、放松身心的选择——阅读。

阅读只是一个选择，不该被附加那么多限制。

曹雨桐 罗格齐 王润恬 张慧新